

美國辛克萊著

煤 油

易坎人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〇年四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

1——3000冊

平裝二冊實售三元

洋裝一冊三元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寫在“煤油”前面

2936

辛克萊的作品，我算翻譯了三部出來；關於他，我現在可以來說幾句話。

第一層我們要知道這位作家的短處。這位作家的立場並不是 Marxo-leninism，但要說他是社會民生主義者，他又多少脫出了。他假如是生在蘇俄斯，可以稱呼爲“革命的同伴者”。所以我翻譯他的作品，並不是對於他的全部的追隨。

不過這位作家儘有充分的長處足以使我們翻譯他，仿學他的。從大體來說，他是堅決地立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反帝國主義的立場的。他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從內部來暴露資本主義的醜惡，他勇敢的暴露了，強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砲全線的暴露了。這是這位作者最有光輝的一面。他的精神是很強毅的。他有周到的用意去蒐集材料，他有預定的計畫去處理材料，他能堅忍不拔地把當前的一種對象徹底的克服。這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便是結構的宏大綿密，波瀾的層出不窮，力量的排山倒海。他的一些作品，真是可以稱為“力作”。這些態度，是充分地可讓我們學習的。

他的長處和他的短處都是因為生在美國。有美國那樣最發展的有產者的社會形態，所以才有那樣豐富的資料來讓他暴露。但就因為他是生在那樣的有產者的社會裏，所以他除暴露之外不能決絕的更前進一步。這便是他的作品所受的社會條件，同時也就是一般的文藝，乃至一般的意識形態，是怎樣依存在社會的物質的基礎上之一例證。蘇俄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那種尖銳意識，在辛克萊的作品中我們是追尋不出的。他因為受着社會條件的縛束，無意識地或者有意識地，總是在藏蓄着自己的鋒芒。就拿這部“煤油”來說，他的正主人公應該是後來成為了共產黨的“保羅”，但他對於他却全部都是用的側面

描寫，他全部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反語式的筆調，你看他正言若反，反言若正，總是多走迂迴的道路，這很容易把讀者導引進一個迷宮。

這部“煤油”，大體上是在暴露美國資本主義的醜惡，同時也就在暴露着建築在這種醜惡上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等機構的醜惡。對於這種醜惡的解決，揚棄，他是認定了一種力量，在這醜惡的母胎中所懷孕着的終要破壞這個母胎，另外創生一種新的機構的，那一種力量——那便是 *proletariat*，他把來實現現在他所側面描寫的主人公“保羅”身上。對於這些意識，他是最正確地把握着的。但他對於那個“臨盆期”的估計却是看得很遠，他曉得“保羅”是未來世界的主人，但他在目前的世界却把他流產了！保羅死後他對於新興勢力的表現太薄弱，特別是保羅的唯一的同情者，他的妹妹“露滋”，他使她發了狂，終竟落到自殺——雖然他是有周到的用意，讓讀者可以把那個現象歸之於遺傳——但這個用意同時對於“保羅”要算是一種侮辱——就在這兒，作家在意識上，作品在效果上，便表現着一種很大的缺陷。作者對於“露滋”的那種消極的處理，使作品在結局上帶着一種感傷主義的色彩，這把他全部著作的努力幾乎整個的都漫畫化了。這兒或者也就是他故意要規避現實，或者不得不規避現實的地方，他對於“保羅”的英雄的殉難如要澈底的追蹤，那他自已非成

爲“保羅”不可！但他假如要這樣，他是生在美國(!)的人，怕他已經早沒有發表著作的自由了(就在目前的形態中，他的這種自由聽說都是受着剝削的)。所以我說，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中所有的尖銳意識。我們在辛克萊的作品中追求不出。所以我說他如是生在俄羅斯，可以稱爲“革命的同伴者”，但他假如是生在俄羅斯，我相信他的態度一定不是這樣。

朋友們或者會問我：那嗎爲甚麼不翻譯蘇俄的作品，要翻譯辛克萊？

這答案很簡單。

第一是我懂英文而不懂俄文，懂俄文的朋友很多，俄國的作品由懂俄文的朋友直接去介紹是較爲妥當的。

第二是辛克萊有充分地可以使我們學習的美點，我在上面已經敘述了。

第三是目前的世界資本主義中美國是站在最尖端，特別在我們中國我們受他的麻醉受他的毒害最深最劇。你們莫看見有好些受了麻醉回來的瘟狗，瘟不死的小狗仔，不是還在鼓吹甚麼“英美式的自由”嗎？這“英美式的自由”我們沒錢去實地享受，但我們可以在紙上來領略領略。辛克萊是沒有吃“蘿布”的人，他是美國人，他是那些瘟狗們的主子之一，我們大家請在他這作品中來領略領略所謂“歐美式的自由”！——這是我在目前要介紹辛克萊的主要的意義。

1930年五月七日，譯者。

目次

第一章	馳驅	1
第二章	租地	35
第三章	搗井	79
第四章	牧場	121
第五章	天啟	163
第六章	野貓	201
第七章	罷工	245
第八章	戰爭	295
第九章	勝利	325
第十章	大學	357
第十一章	叛徒	395
第十二章	賽命號	435
第十三章	修道院	473
第十四章	明星	515
第十五章	假期	267
第十六章	財喜	609
第十七章	曝露	645
第十八章	遁逃	667
第十九章	責罰	725
第二十章	獻身	757
第二十一章	密月	879—832

煤 油

第 一 章

馳 驅

I.

道路平坦地清潔地足足有十四英尺寬的光景，兩邊就給用大剪剪齊了的一樣，就像一條灰色的混凝土的大帶，由巨人的手坦開出來挖過山谷。地面浮沈着巨大的浪頭，正余緩緩的上升，忽然又降入波谷；你上昇着，風快的跑過——然而你絲毫沒有恐懼，因為你知道那魔術的大帶坦陳在那兒，沒有絲毫的障礙，沒有絲毫的高抵不平，在等待着一秒鐘七廻轉的飽滿的橡皮車輪通過。清冷的晨風揚聲而過，一股震動的暴風，一聲聲不止息的殷嚙和號

叫；但你斜靠在那傾斜着的風欄的背後，那把暴風攔着從你的頭上滑過去了。有時候你高興舉起手來，去捫觸清冷的氣流；有時候你把頭伸出風欄邊上去窺看，讓那洪濤沖打你的前額，飛散你的頭髮。但是你大體總是靜鎮地端嚴地坐着——因為那是爺爺的風度，爺爺坐車是有禮節的，

爺爺穿着一件外套，顏色是淡茶色材料，是柔軟得上等的大呢，博大寬宏，有兩排的鈕扣，大領大襟，大的外包加上大的搭片——隨處都極盡了一位裁縫師所能表示的寬博的能事。男孩的外套也是由同一的匠人所縫，用的是同一的柔軟的呢料，也有大領大襟大的搭片。爺爺帶着一付汽車夫的手套；同一的商店也有小兒用的同品出售；爺爺帶着一付角邊的眼鏡；男孩雖從不曾去就過眼科醫生，但他在一家藥店裏面已經買了一付琥珀色的鏡片，和他爺爺的一樣也有角邊。爺爺的頭上沒戴帽子，因為他很相信風和日光可以保障你的頭髮不落；於是那男孩也就是顯露着他的頭髮。兩人之間唯一的差異，除掉大小不算外，就只有那爺爺在他的口角上銜着了一枝雪茄，沒有上火；那是他往年趕騾車的時候，一面趕騾子一面嚼着淡巴菰的那種艱難時分的遺痕。

速度表指示着五十英里；那是爺爺駕駛的定規，除掉是下雨天，他是不變的。就是上坡路也不管；他用右脚把增速機關再加一二兩的壓力，那汽車便跑上去——跑上

去，跑上去——跑上頂端，又翻下一處小小的山谷裏去，正正當當的在那魔術的混凝土的灰色大帶的中心。汽車在下坡時定然要加快，爺爺只把腳輕輕放鬆一星兒，便讓引擎的抗拒力去調制速度。爺爺說，五十英里的速度便够了，他是很守規矩的人。

在遠遠的前頭，在地面的幾個大波隆起的頂上，又跑來一部汽車。本是小小的一個黑點，下坡是看看隱滅了，一上坡又大起來；回頭便愈漲愈大；再等——便向着們衝了上坡來，愈跑愈快，就像由六英尺口徑的大砲放射出來的一個彈丸一樣。這是正是汽車駕御者的一個考金石。那魔術的混凝土大帶不會替你延長起來。地面的兩側爲預防衝突起見是有緩衝的地帶的，但你究竟拿不的確那能不能緩衝，而且你以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定然要感受着車輪的劇烈的動搖；那切得上好的混凝土路時而要高過路旁的地面好幾英寸，那使你再折回路上來時總要在那地面上顛簸好一會；那兒有時是鬆沙，使你的車體不能不東歪西倒，有時是濫泥會使你的輪子滑下去陷着不動。

所以高明的駕馭法是教你除非在極端危險的時候，你切不要離開那魔術的大帶。論規你在左手邊跑當是留有幾英寸的餘裕的（美國道路右側通行），那從對方跑來的人也出樣的有幾英寸的餘裕；兩個彈丸就在這幾英寸

在餘裕之間擦過。那說來好像是危險，然而天體的運行也正在這種同樣的數量的基礎上，時而雖不免也有衝突，但總有時間讓你宇宙創化，讓你種種的事務家建功立業。

“呼呼！”對面射來的彈丸衝過了；洪大的速迅的一聲“呼呼！”擦過去便沒有餘響。你可以看見對方的人也帶着角邊的眼鏡和你自己一樣，兩手同樣的握着運輸，兩眼同樣的正視着前面。你是決不能回顧的，因為一點鐘要跑五十英里的速度，那你的工夫是只好顧着面前，過去的讓它過去——或者我們可以說過去的是已經過去罷？目前跑來了一部汽車，那自然是逼着你不能不離開那舒服的混凝土大帶的中心，教你要向路邊稍微讓開幾英寸。你假如要自恃手腕要貪圖舒服不想讓路，那未知的對方也會作同樣的自恃和貪圖，你總要冒犯生命的危險。你留心着那前方的彈丸向你射來的一瞬間假設如你看見你對有照規路略移讓，你可以知道你是遇着了那哺乳類的兩腳獸中最危險的一種，“路豚”。或許它會是一位醉鬼，或許也正是一位婦人——沒有餘暇讓你把它認出；你只有在那一秒鐘的千分之一的時限中趕快把你的舵輪運轉過一英寸的才分之一，讓你右手的車輪趕上路旁的地面。

在你一天的駕駛之中那樣的事情 是要遇着一兩次的。假使遇着了爺爺有一個不變的定規；他一定要把口中的雪茄移動一下動罵一聲：“豬頭三！”先年驟車夫所慣用

的詛罵在他的小兒的面前是只這一句還保留着；那也並沒有好村俗的意義——只是對於路豚醉漢，婦人運轉着的一種術語；對於一些乾草車家具車大貨車把路途塞滿了的也用；對於有附帶車的摩托卡，跑得過快，在路上東撞西倒的也用；還有對於駕着瘋馬車的墨西哥人，他們應該是只許在路外走的，偏驛上了混凝土的大路上來——而適逢其會你的汽車正對着跑去，那你不能不把腳下的掣動器緊頓，手上的掣動器緊握，突然之間軋軋的把車子停着，有時還會和套輪滑脫，在那樣的時候也是好用。親汽車的人假使會有甚麼不名譽的事體，那要算是“滑脫了自己的套輪”；爺爺的意見是有一天速度的規定總會反轉過來的——便是每點鐘四十英里以下的速度禁止在官道上運行，在破車子上駕着鼈腳馬的人只許在間道上走，不然便不准出門。

II

有一匹山嶺橫亘着路途，遠遠地凝着翠黛，頂上戴着白雲；山峯都攢集或圍，一峯高過一峯，一嶺高過一嶺，顏色逐漸的淺淡下去，帶着神祕的風味。你知道你是要踰越

那山嶺的，那怎會有路開出，倒是耐人尋思的事情。待你愈近，那宏大的集團便改變顏色——有的是淺綠，有的是青灰，有的是褐黃，山上並無森林，有的只是百種百樣的灌木。中間點綴着岩石，或黑或白，或棕或紅，也有深薄的幽嘉蘭（Yucca）的清輝，那種植物把一株一丈以上的肥厚的花莖伸向空中，無數的小花在莖上叢集成一大團，外觀恰好似一隻燭形，但它是不在風前閃曳的。

道路認真的陡峭起來了：它翻過山的肩頭，那兒有一道路標用紅字寫着：“瓜大魯勃坡：速度以一小时15英里爲限”。爺爺是不管的，他無心去唸那路標，也無心注視自己的速度計。爺爺曉得那些禁制是爲不善駕御的人設的，善於駕御的極少數的人，照例是無論用怎樣的速度都可以跑。在這兒路在道道的右端，你右手是岩，在你轉過岩頭時剛好擦過：對面來的是走左端，時行的一句俏皮話，說那是“他的當大事”。

爺爺另外還有一種委讓——只要路途須向右轉，而岩頭在擋着去路的時候，他便按響他的號筒。那是一隻巨大的發號施令的號筒，藏在車上約博大的幌子裏面的：是一個號筒，用它的人是爲自己的經營在一個廣袤如同古代的國般的區域中風馳電掣；他有重大的攪幹在他的行途的終點等待，他無論晝夜，無論晴雨，都要從那兒經過。他的號筒的聲音尖銳而有威風；那裏面沒有絲毫人性的

容情的低調。一小時五十英里原沒有容納這種情緒的地方——你所要的只是叫人讓開，而且趕快，你就只好這樣叫：“嗚汪！”號筒叫着——那一種聲音阿須得從鼻孔裏放出，因為那號筒正是一個大的鼻孔，山路一個急轉——“嗚汪！”——又有一隻岩臂伸出又一個急轉——“嗚汪！”——就那樣你盤旋上去，上去，瓜大魯勃路的山岩對於這怪異的新的叫聲生出反響——“嗚汪！嗚汪！”羣鳥驚訝着張望，山鼠跳進了自己的沙洞，坐着寒村的福字牌（汽車商標）趕下坡來的牧場主，要到南部加里弗尼亞去的旅客帶着所有的鷄雛狗子嬰君被捲鐵鍋，紮在車旁的踏腳板上——這些好危險的只讓那山路剩下最後的一英寸剛好通過，而這駕矮小的迅速的常用車飛上前去：“嗚汪！嗚汪！”

這樣的威光任何孩子都會了解。嚇啦！刮刮價啦！大力瀾滿的引擎，神妙地安辮着，在你的腳跟下只消輕輕的一壓，便可以駕上雲端。哼，有九十個馬力呢——你想！讓有九十頭馬拖在你的前頭，四十五對的分成兩條長例。繞着一座山邊奔跑，你想那不會使你的腕鳴血跳嗎？而這條神妙的混凝土的博帶為你坦陳着，西盤東轉，差不多以一定不變的傾斜度逐漸的上升，剛好翻過一座山肩，又直通過另一座山頂，再落下第三座的黝黑的山腹，曲折，盤旋，抹角時內傾，轉彎時外屈，總使你保着平衡，保着完全——而有一條白線畫在道中，好讓你不至所有差池——

到底 是怎樣的魔力造下了這個全盤？

爺爺曾經說明過——那是金錢所造。有錢人發出命令，測量師工程師走來，土工來得整千整萬，成羣的墨西哥人印迭安人，青銅色的皮膚，手裏拿着鶴嘴鋤和鐵鏟；有大的蒸氣鐵錘機懸垂着鋼鐵的長的蟹爪；廣張着擺手的起重機，搔把把斜面機，鋼鐵和帶着炸藥的爆發工人，碎岩機，混疑土的混合機那吃盡千囊萬袋的水門汀，從一條灰醬了的永管飲着水，整天整日的在那鋼鐵的圓肚子裏面只是格里刮拉格里刮拉的迴轉。這些都來了，來費得一兩年工夫，他們便一碼一碼的把這神妙的博帶坦開了出來。

自從世界創生以來從不曾有過這樣大力的能人。爺爺就是這種人中的一位；他有力量幹出那樣的事情，而他現在也正要去做甚麼的途中。今晚七小時，在畢奇市帝國飯店的賓客室中，有一個人在那兒等着，名貝恩姓施庫特，那煤油探子，爺爺是稱爲他的“租地獵犬”的；接洽好了一頭重大的“提議”和一些要求署名的文件。所以爺爺只有一種權利不讓人擋着他的路途；那就是那號筒的尖銳而有威風的聲音的音義；那從鼻孔裏放出：“嗚汪！嗚汪！爺爺來了！讓開讓開！嗚汪！嗚汪！”

男孩留神地坐着，帶着灼灼的眼睛；他在瞻望着世界，那神情就好像在哈龍，阿，拉西特的時代人們所夢想過的

——俯瞰從雲端奔馳着一隻神馬，從空中浮泛着一張仙氈。巨人的萬花鏡展開在他的面前；每一轉折都是新的天地，溪谷蜿蜒在你下邊，山峰崢嶸在你上面，在你目光所及之處，一望都是連峰。一時你已進了山嶽的心中，你看那深谷中有的是林木，有爲雷電所燐折了的盤盤的古松；也有葱龍的樺樹形成一些佳境就像英國的公園。但在山頭是只有灌木，現在正同淺短的春日新翠着：莓蘇，苔蘚，把其他的雜草，在有水的期中它們都曉得及早的開花，繼後便要長經旱魃的，它們的身上纏着了一些炭色的兎絲那長得就和玉蜀黍的鬚纓一樣，從別種植物的頭上織就下一套衣裳；那可以傷死它們——然而總是愈見蕃盛。

別的淺山多是赤髀的岩石，岩色有千差萬別的不同。你看那表面有花紋有班點，就把各種獸皮一樣——黃色的豹子，紅色的灰色的，或者是黑色的白色的動物，你舉不出那麼多的名目來。有些山嶺是大岩累成，就好像巨人們在戰鬪中所拋投出的一樣；有的又是一些亂石，就好像巨人的孩子已經弄倦了的遊戲。岩石高聳上去就像教會堂的洞門拱在路上；你從那洞門澆過會看見有無底的深谷在下面欠伸，谷邊有牢實的白色欄杆保護着你怕你在轉拐時跌下。從頭上的雲端有一隻巨鳥翱翔；他的兩翅就像中了箭的一般，倉卒地向那深谷中落去。“那是大鵬嗎？”孩子在問。“老鷹啦，”爺爺答應着。他是實事求是，沒有甚

麼幻想在那鳥身上的。

他們愈昇愈高，引擎和緩的響着一種不變的音節。在那風欄之下有種種指針盤針度器複雜地陳列着：一架速度計有一條小小的紅線正確地指示着你所走的速度；一架鐘，一架煤油表，一架瓦斯表，一架電力表，還有一架寒暑計，那在這樣的一條長坡上徐徐上昇。這一切的機械都是在爺爺的意識裏的，爺爺的意識是一種更複雜的機械。因為，你九十個馬力比較起一百萬的大洋到底算得甚麼？引擎會有破壞的時候，但是爺爺的心胸有使太陽發生日蝕的能力。他們是規定在十點鐘跑上山頂的；那小兒的態度就像帶着一架新的金表的老農，晨早立在自己的前廊上說，“那太陽要是在三分鐘內不翻過山來，那她會攪遲的。”

III

但是出了一點障礙把預期破了。你走進了雲霧中。那冷的白網罩看了你的面孔。你看是看得明白，但是霧子打濕了路，路上有泥，這一個聯結弄得頂高明的駕御家也無所施其技巧。爺爺的犀利的眼光注意到了，他把速度緩緩